

觀「警」有感



如是我見 振遠

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隊180周年警察學院開放日」之際，我有幸作為市民代表近距離感受香港警隊「忠誠勇毅、心繫社會」的專業素養。和許多內地九〇後一樣，最早了解香港社會制度和日常生活都是通過《刑事偵緝檔案》《陀槍師姐》《O記實錄》為代表的TVB警匪劇。在那個年代，香港警察正義而飽滿的形象就吸引了一眾像我這樣的「入戲少年」，不光「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都會成為呈堂證供」之類的台詞能倒背如流，對「CID、重案組、高級督察」等概念如數家珍，還萌生了長大後當警察的夢想。因此，參加這次活動頓有「粉絲見面會」之感。

悠久的歷史、過硬的質素，加上影視作品的持續演繹，香港警隊專業、文明和高效的形象已廣受好評。在內地，香港警政制度一直是警察院校用來研究的重要內容，不少地區的公安機關也樂於學習借鑒香港警隊的經驗做法。而最直觀的便是當下社交平台興起的「到香港跟阿sir合影熱」，無論是情結依舊的「老粉絲」，還是緊隨潮流的「新粉絲」，靚照之下是幾乎清一色的海量好評，甚至於警察小熊和周邊紀念品都成了來港必買手信。如此受追捧，放眼亞洲，香港警隊怕是獨一份。

有別於我曾在內地參加過的警務裝備展覽和會操表演，此次活動並未局限於內部人員和專業人士，除卻部分特邀嘉賓外，現場更多的

是普通市民和外地遊客，因而宣傳教育的覆蓋面更廣。無論是升旗儀式、中式步操，還是警犬表演、反恐演練等，源於日常工作任務的展示，充分體現出人員、裝備和訓練三者之間的高度契合。另有兩處細節令我印象頗深：一是要員保護組現場邀請多位小朋友作為「保護對象」坐上警車示範。二是匯演結束後，大部分參演成員並沒有離場，而是頂着烈日耐心等待市民觀眾合影。這些舉動正是警隊價值觀中尊重市民、優質服務的自然表達。

除了匯演，現場設置的「國安守城」「跨越180」「警伴同趣」及「專業新警界」四大主題區也非常值得一看。特別是由警隊各部門、體育與藝術協會設立的與警犬「握手」、毒品辨識、防爆衣穿戴、陸地划艇比賽、電單車駕駛等項目，讓參與者在寓教於樂中更深入地了解警隊的不同專業。實際上，融攤位遊戲、體驗活動、科普講解和集章兌獎為一體的展覽模式，是香港舉辦同類活動的常規操作，即便在這種互動中所能傳遞的知識和信息簡單有限，但往往能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屢試不爽。而高度重視青少年和低齡兒童的體驗感，亦是組織方的明智之舉，畢竟孩子們是愛國愛港的未來力量，也是警隊新鮮血液的潛在來源。

穿越風雨和挑戰，香港警隊能夠達到並保持現時的高水準實屬不易，更難能可貴的是其在致力於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最安全及穩定的城市之一的不變追求和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使命擔當。這些時常與我們擦肩而過的「英雄守城者」，值得我們報之以敬意和微笑。

麥子開花



人生在線 張君燕

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至今仍在農村生活。從小在田野裏瘋跑，在泥土地裏打滾，在稻堆裏捉迷藏，風從廣袤的田野吹來，吹向安靜的村莊，吹響房頂的炊煙，吹皺村口池塘的碧水，最後吹在人們臉上時，裹挾着泥土和莊稼的芬芳，親切又溫暖。

自記事起，我就跟在父輩身後，幹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我曾割下一籃籃繁茂的青草，撿拾麥田裏一株株遺漏的麥穗，鑽進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裏掰下一穗穗飽滿的玉米，也曾坐在犁耙上「壓耙」，看父輩拉着犁繩，彎腰弓背，將耙齒深深地壓進土壤——耙齒越深，翻出來的土壤越鬆軟，莊稼長得越旺盛。身體則如大海中的一葉小舟，隨着犁耙高低起伏。

我第一次看到麥子開花，父親正把手指向麥田。經歷了返青、起身、拔節，麥子已經亭亭玉立，在

挺拔的麥稈頂部，從葉子中間抽出孕育已久的麥穗。就像青春期的孩子，彷彿一夕之間，個頭一下竄起來。麥穗頂着纖細的麥芒，如青春期的孩子唇上的小鬍子，毛茸茸的，沒有攻擊性，卻已然有了成熟的模樣。

一些心急的麥子耐不住性子，迫不及待地開了花。先從麥穗中間開始，一路向上，最後再蕩漾回來，直到一整個麥穗綴滿小小的花，或白或黃，輕盈、靈巧、清透，須得蹲下身子，仔細瞧，才能分辨清楚。開了花的麥子明顯與之前不一樣了。它們長出了手腳，有了眼睛、鼻子、耳朵，還有小巧的嘴巴。它們手腳並用，刨開鬆軟的土壤，張開嘴巴汲取水分和養料。它們知道，深不可測的大地上，蘊藏用之不竭的養分。這才兩三天，整片麥田的麥花都開了，它們悄悄完成授粉，只等麥漿把每一粒麥穗灌滿，把每一株麥子的腰壓彎。麥子開花不是為了炫耀和爭寵，是為了秋天的收穫。它們只是默默散發着淡淡的香草味，爭分奪秒，把根扎得更深，把腰壓得更彎……

到拉薩的第三天，想去林芝看看，在酒店前台諮詢時，被一對東北來的大叔大嬸聽見，因為口音相近，彼此親切，於是攀談起來。真巧，他們第二天去林芝，而且同意我搭車。大叔是退休醫生，大嬸做過中學教師，他們自駕從哈爾濱來，先把八十多歲的老父送到蘭州的姐姐家，然後開車進藏。我先自在心裏抬高了他們的位置。

去林芝的路上，窗外總見連綿的雪山，或遠或近，近的能看出只是低矮的山坡。「山這麼低，為什麼會是雪山呢？」我自言自語。

「因為海拔高，雪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到了林芝，我們要去看的南迦巴瓦峰，是喜馬拉雅山脈東端的最高峰，實際上比珠穆朗瑪峰還高，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很好奇，這種說法顛覆了我的認知。

「還是因為海拔。珠穆朗瑪峰所處地域海拔高，它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如果只論山體的高度，其實不如南迦巴瓦峰高。林芝海拔低，南迦巴瓦峰不佔優勢。」

我明白了，「高海拔地區的山，不一

見識南迦巴瓦峰



繽紛華夏 姚文冬

定是高山。」

「對，跟人一樣，位置高不等於水平高。」大叔說。

雅魯藏布江兩岸，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鎮，藏民世代生活在大峽谷裏，他們走在街上也不停地念經，牦牛漫無目的地遊逛。我們進大峽谷，是為看南迦巴瓦峰。這座海拔七千七百八十二米的高峰，藏語的意思是「天上掉下來的石頭」，巨大的三角形峰體被積雪覆蓋，常年雲霧繚繞，即使當地人也



▲南迦巴瓦峰位於西藏林芝市，海拔七千七百八十二米。資料圖片

輕易見不到真容。大叔說：「所謂『十人九不見』是也。看我們的運氣吧。」

我覺得，我不會有這麼好的運氣。況且，聽說這幾天峽谷時陰時雨，從沒放晴過。不過，看不到也不覺得遺憾，我的腳下，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峽谷，眼前是高原第一大河，這不都是奇觀嗎？有過進入大峽谷的經歷，人生已是濃墨重彩了。於是我專注於一塊天然瑪尼石。石上的苔蘚長得可真藝術，自然生長，還是人為設計呢？那幾隻藏羊也太可愛了，頭上纏滿鮮花，打扮得像要出嫁似的。和藏羊合影，也得排隊。自然奇觀，人間情趣，在這裏匯集。我的心情已經挺好。

真是錦上添花，或是上天垂憐——正當我琢磨跟哪一隻藏羊合影時，倏然雲開霧散，山谷豁然明朗。人們都仰起頭，像在尋找什麼，然後又似被什麼力量召喚，紛紛朝一個方向走去。

南迦巴瓦峰露出了真容！人們奔去的地方，乃是最佳觀看角度。我們疾步跟上。

「太美了，好像雲海裏飄浮着一座銀山。」大叔說。

「最後的貴族」



市井萬象

上海東一美術館與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五年十展」合作項目的第四個國際大展「最後的貴族——烏菲齊館藏十八世紀歐洲大師繪畫」正在上海舉行。展覽展出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的八十件館藏真跡，包括戈雅、提埃坡羅等五十餘位藝術巨匠的作品。

新華社

且從遊俠拓新天



自由談 吳捷

金庸、梁羽生以「新派」武俠小說聞名。「新」在何處？又如何開拓新天？其實最初無新派、舊派之分。並非某日孖蒸助興，梁生靈感上頭：「查兄呀，guess what，我要寫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門京華》純屬趕鴨子上架，不料連載的《新晚報》顯著「起紙」（行話，報紙銷量增加）。一年後金庸《書劍恩仇錄》，本為寫倦下場的梁生暫作替補，免得《新晚報》副刊開天窗而已。所以，事出偶然。

不過《功夫熊貓》裏烏龜大師說過，「事無偶然」（There are no accidents）。《龍虎門京華》立竿見影的「起紙」，讓梁生想寫得更好，遂苦心鑽研。他與金庸、百劍堂主（陳凡）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一月三十日在《大公報》「大公園」版面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後結集成書。近日間將「三劍樓」專欄時間、內容與梁、金彼時武俠寫作時間線比對，不禁感嘆：確實，事無偶然。

「三劍樓」時期，三位作者都在同時寫武俠小說。梁生已於《新晚報》完成連載《龍虎門京華》（一九五四年）、《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正在蠟燭兩頭燒，同步寫《塞外奇俠傳》（《周末報》，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五七年二月）和《七劍下天山》（《大公報》，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五七年三月）。金庸於《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完畢，《碧血劍》（《香港商報》，一九五六年全年）連載中，隨後開始《射鵰英雄傳》（《香港商報》，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五九年五月）。

梁羽生所撰「三劍樓」文章，三篇屬「創作談」，餘者兩篇論《夢》，兩篇分論自戀心理與弗洛伊德，共佔總篇數的四分之一，可見他當時對「武俠小說怎麼寫」思慮頗多。《凌未風，易蘭珠，牛虻》感謝一中學生來信與他商討《七劍下天山》，「武俠小說的新道路還在摸索中，……在這個摸索的階段，最需要別人的意見。」《納蘭容若的武藝》也是答覆讀者來信，縱論小說的剪裁、歷史背景與歷史人物，贊同英國評論家說莎翁「創作上的歷史事實」為

「更高的真實」（higher reality）。《夢的化妝》說《七劍》「應用精神分析學說，是個大膽的嘗試，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趣味？」

梁生二〇〇一年在浸會大學回憶：「由於我對《龍虎門京華》不滿意，想作多方面的嘗試。」《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的新文藝手法「運用得不夠自然，但也說明了當時『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心情。」梁生的求索，多少影響過他在《大公報》、《新晚報》共事多年的金庸。

比較多產的作家中，有些人畢生都處於低海拔平原。有些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初出道就異峰突起，此後長年穩踞高原。還有的作家，從早期作品到代表作，彷彿夢傳彩筆，脫胎換骨。比如劉震雲，早年幾個短篇和長篇都不錯，然後發表延續荒誕揶揄卻翻空脫俗的《一句頂一萬句》。村上春樹完成結構鬆散的「鼠」三部曲後，寫出雙線精巧、腦洞深邃的《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金庸，則是繼以少年時熟悉的海寧和衢州一帶為背景、正邪分明的群像式人物、武功寫實、敘事一本正經的《書劍》、《碧血劍》之後，有了超越個人經歷、主角形象鮮明、人物亦正亦邪、插科打諢、武功寫意、多視角敘事、明顯借鑒歐洲戲劇及浪漫主義小說技法的《射鵰英雄傳》。

事無偶然。金庸晚年自序《新修版〈金庸作品集〉》：「我每日讀書至少四五小時，從不間斷。」又在《撫今追昔話當年》和《射鵰》後記回憶，在《大公報》工作後期，他為副刊寫影評、劇評，還在長城電影公司兼職編劇

和導演，為此每天苦讀電影、藝術、西洋戲劇和戲劇理論的書。「所以《射鵰》有些情節是戲劇體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當時只想，這種方法小說裏似乎沒有人用過。」

從梁、金早年的小說和隨筆，可略窺其創新的過程。所謂「新」，實乃新裏存舊，舊中翻新，是包括梁、金在內新舊交替、東西交匯的那一代人，幼年浸淫中華傳統，稍長後又汲取世界文藝精華，對時代自然而然的回應。沒有中華傳統的基石，他們編不出古典詩詞和舊體回目，不會廣徵博引儒道佛以及兵法術數等經典著作，也不會懂得飲饌之精、琴簫之美、文辭之典麗華采，更寫不出郭靖、令狐沖等「威武不能屈」的俠氣之精。若未借鑒西方小說、戲劇、電影、心理分析理論，或許他們筆下的人物會比較平，情節會比較淡，節奏和場景變化會缺了些曲折。上下求索，東西借鑒，眾流歸海，妙合而凝，不必刻意守舊而舊風猶存，不必銳意求新而新風已成。

三十年前，梁生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改清人趙翼詩句以寄語青年武俠小說作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新一代文藝創作者若有心有意，自會出入古今，海納百川，以新的方式演繹人性相通的悲歡離合。

作者註：本文標題取自梁羽生《龍鳳寶釵緣》（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於《大公報》副刊「小說林」連載）第五十二回中《浣溪沙》。



▲梁羽生著有武俠小說三十五部，另有散文、聯語若干。資料圖片

「好像海水退潮了，留下了一堆鹽。」大嬸的想像力也被激活了。

我則看到了一張美人臉。雲霧拂面而過，如同潔白的面紗被她撩開，露出白金質地的面容。那張臉在雲端，高得不能再高，卻依然昂首，並不俯瞰人間。真是太驕傲了。我仰頭看她，不敢移動視線，這是真正的仰視，我心甘情願。

真是不虛此行。在西藏，我認識了知識淵博的大叔，虔誠開朗的大嬸，託他們的福，我幸運地看到了神秘的南迦巴瓦峰。越是奇緣越會短暫，當美女合上面紗，就是與我們說再見。而對我們這些遠道的遊客來說，此生或許難以再見，再也看不到這樣的高度。令人欣慰的是，見識了南迦巴瓦峰，以後所有的視線，都不算仰視。

回到拉薩，大叔和大嬸去了山南，我去了納木錯。

一見幾年過去了，我們再也沒見過，我們竟連時髦的微信都沒加。這讓我見識南迦巴瓦峰的春天失去了人證，因而更像一場夢幻。